

◀ (上接6版)

兼善文辞，在今世大夫中所不多见。勤心校事，久而不倦。观其学则知缜密。则知其成绩之优矣。女子求学当知所从。附识数言，以为介绍。太炎记。”教育家黄炎培也曾记曰：“太炎弟子黄绍兰女士创博文女学于上海租界，倡国学卒被禁闭。”（黄炎培：《空江集》，生活书店，1937年）

一大纪念馆资料组在《党的一大代表活动地点之一——博文女校》中，介绍了黄绍兰女儿黄允的回忆：“辛亥革命后，黄兴做南京留守处主任，她的母亲黄绍兰（即黄朴君）也参加留守处工作。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，1917年张勋闹复辟以后，她到上海办博文女校。”今人也多持同样说法，认可黄绍兰为博文女校创办人，另两位创办人为黄兴夫人徐宗汉、章太炎夫人汤国梨，只是创办时间有1916年和1917年两说。

笔者在查阅资料过程中，发现对博文女校的开办时间，有另外一些说法。

1915年6月《教育公报》有一则《咨江苏巡按使博文女学校立案及拨款补助各节应咨贵使酌核办理文》，全文如下：

为咨行事，据博文女学校职员钟镜芙、黄学梅（黄绍兰，亦名学梅——引者注）等禀，为遵批易名恳求立案并补助事，窃芙等创办博文女校，注重国学，前以廓充女学保存国粹，恳予提倡上禀沐批。查该校章程第一条内称授女子以高等文学，以期养成师范中学教员，按此项专修科，依照部章应归高等师范学校附设，核该校性质实与定章不符，姑念提倡国学，志尚可嘉，应更名国文讲习科，经禀本省行政长官酌核办理等因，具见谆谆训迪委曲矜全之至意，无任感激，业已遵示更正名称矣。伏维大部总司教育众望所归，芙等一介女子，能力有限，不求匡翼一簧终亏。且敝校创办以还瞬将一载，汲深纓短罗掘俱穷。伏肯俯念芙等经营之辛苦，赓续之艰难，准予立案，并咨江苏巡按使转飭沪海道尹，就近拨款补助等情，到部查师范学校规程第六十五条，讲习科由省行政长官定之，该校即经改正名称，自应遵照此条禀由本省长官咨部立案，以符定制。至拨款一节，亦应由省长官视察该校情形，应否补

助，酌核办理。除批示外，相应咨行贵使转飭酌办可也。此咨江苏巡按使。

这一则公文传递出几个信息：黄绍兰与钟镜芙等共同创办了博文女校，时间应在距1915年6月近一年前的1914年；因学校章程的第一条为“授女子以高等文学，以期养成师范中学教员”，即是以师范教育为目标，按照当时的江苏省教育部章，应归入高等师范学校附设，因此被教育主管机构要求改名为“国文讲习科”。而黄绍兰等在行政压力下，不得不“遵示更名”；黄绍兰等办学近一年，仍在申请教育机构为其立案，并向江苏巡按使及沪海道尹寻求拨款补助。

1915年7月10日的《申报》第10版也有一则消息《博文女校改名国文讲习科》，是上海县公署奉江苏巡按使公署飭开，得知博文女校已经“改正名目”。

因此，笔者认为，黄绍兰与友人于1914年在上海已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，名为“博文女校”，但经营近一年后，于1915年更名为“国文讲习科”。

那么黄绍兰1914年是否在上海呢？据湖北省志人物编辑室编《湖北人物传记》记载，1913年夏，“二次革命”起，张勋于9月1日攻陷南京。“是时全城骚然。在危难中，黄绍兰镇定安排师生转移，经一一遣返原籍后，只身回沪。1914年，黄绍兰寓居上海，以为人作家庭教师糊口，同年，与黄侃结婚，翌年，生女珏珏。”汤国梨的回忆亦言：“黄绍兰到上海开办博文女学，不久，季刚亦到上海，即向绍兰追求，……后产一女孩……乳名阿珏，学名允中。”（汤国梨口述《太炎先生轶事简述》，转引自章念驰《我的祖父章太炎》）两则资料反映的一个共同问题是，黄绍兰先开办博文女校，后与黄季刚（即黄侃）结合。那么博文女校的开办时间是不是1914年呢？

1916年的杭州《教育周报》报道，“上海法租界博文女学校开办已历三年，校长钟佩萸女士邃于国学，富有家政经验，本学期增设缝制刺绣科，并授以家事学。”同年的《环球》杂志也有报道：“法租界贝勒路博文女学为云间钟佩萸女士所创办，两年以来颇著成效。”这些材料都显示博文女校的开办时间在1914年左右。

最直接的一条消息来自《申报》。1919年11月2日的《申报》第11版，有《博文

女校五周年纪念》消息，内述：“博文女校为钟佩萸黄绍兰创办，兹钟君北上由李果女士代理校务，昨日开五周年纪念会。”说明时人已认可学校为1914年创办的。另外，《申报》1924年7月6日第22版有《各学校之毕业礼》消息，称博文女校计划9月9日过十周年的纪念会。

前引诸报道中提到的博文女校校长钟佩萸，据1916年的《环球》杂志介绍，其为“前北京女师范最初第一毕业，邃于国学，尤重道德”。而据汤国梨口述，黄绍兰也是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，因此与钟女士算是同学。汤国梨回忆说：“由于绍兰爱好钻研文学，处理日常校务非所擅长，就请了同学赵敬若担任校长，以后赵与邹鲁结婚而辞职，由另一位姓钟的同学接任校长，由黄兴的

稚院亦已开办”。1916年时博文女校还计划增设中学。这出于学校对当时教育环境的分析：“沪滨人烟稠密，旅客尤多……莘莘学子，失业堪虞，本校有鉴于斯，用是扩充学额，作育人才。除原有各科可以随时报名外，今更增设中学一科。”

1919年时博文女校仍在“霞飞路口（今淮海路——引者注）贝勒路礼和里”，当年1月21日，学校举办了国文讲习科、高小科、国民科的毕业式。

因是私人办学，且主办者并不富绰，因此学校的经费缺乏是为常态。黄绍兰等一直在积极筹措资金。1919年《江苏教育公报》报道省长训令第1707号，说明上海博文女学向江苏省教育厅请求补助，财政厅准酌予一次补助500银元，在1918年

由于徐宗汉随黄兴赴美国，章太炎家境也遇上困难，单靠学费收入难以维持办学，博文女校在1920年停办了，当年8月《民国日报》载：“本埠法租界博文女学校，前以经费支绌停办一学期。”学校停办后，黄绍兰到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当国文教员。次年春，著名实业家、教育家张謇之兄张警重其文章志行，出资助其回沪，于法租界蒲石路（今长乐路——引者注）重办博文女校。根据一大纪念馆资料组的研究，博文女校于1920年或1921年搬到了太仓路。

学校重新开放，也有同道人士的协力襄赞。“校董瞿鸿禛夫人、赵君坚夫人、章太炎夫人及旧日生徒，深以停办为可惜，筹商恢复，改订学程，以应时事需求。设文艺专修科，注重国文、英文、算



五四运动中提倡用国货纸伞的博文女校学生

夫人徐宗汉担任学校董事长。”这样，《教育周报》等报道博文女校校长为钟佩萸，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。

根据这些记载，笔者推断黄绍兰、钟佩萸（笔者推断1915年6月的《教育公报》上的钟镜芙即为钟佩萸）于1914年已创办了博文女校，中途1915年改名为“国文讲习科”，后在1916年又改回了“博文女校”的名称。故此人才有黄绍兰1916年创办博文女校之说。

1916年时的博文女校，设在法租界贝勒路（今黄陂南路——引者注）礼和里，由黄兴夫人徐宗汉，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及邵力子、邹鲁、张继等组成校董会。博文女校还附设幼稚园。1916年9月，博文女校奉教育部及齐巡按杨道尹批令“切实扩充，组织完全女学，并附设幼稚园”。此时，“钟佩萸、黄绍兰诸女士已将校舍迁至法租界贝勒路，于月初开学，幼

教育预备费项下支拨。学校也依靠社会力量，得到“黄炎培等教育界知名人士支持”，校董还有清道人、谭组庵（即谭延闿）、张让三、章一山（即章棫）等知名书法家。他们为学校筹划经费，纷纷捐赠书法酬劳。

黄绍兰本人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，亦藉此为学校筹措经费。1921年7月19日，《民国日报》上刊登了张謇、黄炎培、章太炎、章棫等为博文女校招生及黄绍兰鬻书的启事，言：“绍兰毕业北京女师范，学术湛深，文章、尔雅、六书、音均（韵）之学，深窥堂奥，性喜临池，楷法出入晋唐，于口更书体致力尤深，效北平翁学士书，几可乱真，造门求书者接踵相接。创办博文女校，先后数载，家之为毁。此来学款不继，筹措益艰，君锐志进行，再接再厉，同人佩其毅力，热心劝仿海上名人鬻书助赈之例，酌收润金，以资直补。”

学，关于经费一层，则组织校董会全力维持永久，闻瞿夫人擅八分书，对于校事力予赞画，黄女士前充该校教务主任，国学颇有根底。据云聘请教员必求专门人才，旧学新潮，不能偏重，若然诚女学根本之图也。”

重新开校后，博文女校的教学逐日走上正轨。1924年1月，已在“法租界嵩山路南”的博文女校，举行寒假休业礼。会上，校长黄绍兰公布了次年的扩充计划，“除原有文科中学高初小学外，特设国文补习班，为年长失学之女子谋救济，专授常识书札”，以期能够速成应用。

## 博文女校与近代上海的进步运动

博文女校诞生后，在富

(下转8版) ➔